最初的理解

記得上中學時，讀到曹植《白馬篇》的「俯身散馬蹄」，腦海立刻浮現出畫面：駿馬飛馳，騎手從馬背偏到馬腹的一側，突然俯身探手，快速撿起地上的物品，手好像就能摸到馬蹄，然後翻身躍回馬鞍，一氣呵成，瀟灑極了。

及至讀到註釋，「馬蹄」原來是一種箭靶，形容射術精湛。雖然，但是，以後每次讀到此句，最初的那種理解，總是會率先湧上來。

大作家也會有類似的經歷。余光中曾在一篇散文裏提到，小時候最愛的詩，就是杜牧的：「青山隱隱水迢迢，秋盡江南草未凋。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？」一讀就已傾心。以為真有二十四座橋，月色無邊，橋影遙遙相接，每座橋上有一美人，簫聲此起彼落，呼應有致，凌波而來。後來遊揚州，當地人告訴余光中，所謂「二十四橋」，其實只是一座橋，名字就叫「二十四橋」。他聽後大失所望。

這可以說是美麗的誤讀。審美是很主觀的東西。文字提供的是有限的線索，讀者的想像空間卻廣闊無垠。詩人寫下幾筆，讀者便可以在心中補足萬千景象。就像余光中，從自己所理解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幻化出一幅美妙的畫卷，從中得到美的體驗。即便事實糾正了認識，審美體驗仍然存在。

汪曾祺散文《長城漫憶》開頭如是寫：「我的家鄉是蘇北，和長城距離很遠，但是我小時候即對長城很有感情，這主要是因為常唱李叔同填詞的那首歌：長城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。晚風拂柳笛聲殘，夕陽山外山……長城給我一個很悲涼的印象。」

這更是確鑿的誤記了。因為《送別》原文是「長亭外」，而非「長城外」。但是汪曾祺直到年逾七旬時，提筆仍是「長城外」。這個誤讀伴隨了他一輩子，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審美意象。

瓜　園
蓬山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解密韓定食(下)

如果你坐在一桌韓定食面前，想必會眼花繚亂。

但別急，這些盤盤碗碗背後，也藏着一套講究的秩序，其中靈魂就是九折坂跟神仙爐。一冷一熱，一清雅一繁複，湊在一起，就是韓國宮廷菜招牌的兩張臉。

先說九折坂。一個八角形食盒，分成九格，中間圓心放上小麥煎餅，周圍八格各據一方，蛋白絲、蛋黃絲、胡蘿蔔絲、炒牛肉絲、黃瓜絲、豆芽、石耳、菇絲，五色繽紛，整整齊齊繞成一圈。

吃九折坂的時候也很帶儀式感，拿一塊煎餅，挑幾樣自己喜歡的絲捲進去，蘸點醬油或芥末，一口咬下。薄餅的彈韌裹着食材，有豆芽、黃瓜的爽脆，也有牛肉、香菇的濃郁，軟硬交替，口感層層疊。最後被芥末點睛，瞬間喚醒所有神經。沒有重油重辣的張揚，全靠食材本味協調，把胃口輕輕撩撥起來。因為準備過程複雜，九折坂之前只有韓國王公貴族逢年過節才吃得上。

神仙爐就熱鬧多了，作為宮廷料理裏少見的鍋物，中間挖空，最外圈放食材，白煙裊裊升起，確實像神仙騰雲駕霧，也跟老北京火鍋異曲同工。

湯底清澈，調味極簡，鹽、麻油、醬油，僅此而已，倒是紅彤彤的炭火最不安分。神仙爐鍋中簡直是食材大合唱：牛肉丸、煎魚餅、香菇、木耳、銀杏、松子，還有切成菱形片的蛋皮，有時多達二十多種，被廚師一圈圈碼得滿滿當當，在鍋裏肆意翻滾。

雖然神仙爐沒有我們家鄉火鍋那般酣暢淋漓，但底色溫潤，湯中應有盡有，每口都體驗不同，一路吃下去也有點跌宕起伏的意思。它另有個名字叫悅口子湯，意思是好吃到讓嘴巴都高興的湯。

兩道菜擺在一起，九折坂色彩分明，冷靜精確；神仙爐卻極致任性，滿鍋喧鬧。有動有靜，有文有武，一桌菜就這樣起承轉合，也有了讓人念念不忘的理由。

食　色
判答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盛會紀念卡

為迎接十一月在深圳舉辦的APEC會議，深圳政府近期推出市民自願停駛申報計劃，號召車主綠色出行支持盛會，申報人數一舉衝破百萬大關。一百多萬名車主響應倡議，承諾於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期間的指定日期停開私家車。這個數字未必能徹底消弭早高峰擁堵，但盛會期間的城市道路，無疑可以紓緩不少。

比百萬申報數字更惹人關注的，是配套推出的電子紀念卡。成功申報停駛的車主，均可在「深圳交警」星級用戶平台申領電子紀念卡。卡面主角是黑臉琵鷺，是每年秋冬都會飛抵深圳灣紅樹林棲息的珍稀候鳥。牠既是深圳生態名片，亦契合APEC綠色低碳的辦會主張。卡片設計靈動寫意，展翅的琵鷺恍如剛自紅樹林漫步而出。每張紀念卡設有獨立編號。

參與車主完成連續五日停駛履約，最高可獲兩百金積分，每積分等值五毛錢人民幣，合計可兌換一百元人民幣交通儲值額。這張卡有效期長達三十年，可在內地三百三十多個城市搭乘地鐵公交，在深圳使用更享乘車優惠。

紀念卡迅速在社交圈走紅，不少市民在朋友圈晒卡，甚至將卡面用作頭像；配套的「粵B閃光輝」紀念車貼同樣備受追捧，採用可移膠，撕除不留膠跡。

一張交通紀念卡，何以掀起熱潮？皆因它把支援APEC盛會付出的善意，化作一份可以珍藏的紀念。五天停駛，本質是一份讓步：讓出車道、犧牲出行便利，放下日常代步的自在。倘若這份善意只換來一句口頭感謝，很容易隨時間淡去；但一張帶獨有編號、兼具實用功能、有效期長達三十年的紀念卡，就讓這份善意有了具象載體。

城市治理的巧思，正藏在這樣的細節之中。不靠行政指令、不設處罰約束，藉着籌辦APEC盛會的契機，發出溫柔的綠色邀約，給市民的善意賦予看得見的印記，讓參與其中的東道主，有一份可以分享、回味的紀念。

灣區聽雨
黎園
逢周四見報

文壇「泳」將

維港渡海泳日前舉行，這對游泳愛好者來說可謂一年一度的盛事。在文壇，也湧現過不少「泳」將，英國詩人拜倫先天跛足，卻酷愛游泳，他曾橫渡達達尼爾海峽，為此還專門寫下《從塞斯托斯游到阿比多斯之後所作》一詩，記下這次渡海壯舉。

作家沈從文是一位知名的游泳高手，長在湘西沅水河畔的他水性很好，能仰浮，能憋氣，看到大哥來找他，就快快地泅到河中去，向天仰卧，把全身泡在水中，只露出一張臉一個鼻孔來。學塾擔心學童下河洗澡，每到中午散學照例必在每人左手心中用朱筆寫一大字，沈從文依然能夠一手高舉，把身體泡到河水中玩個半天，可見水平之高。

莫言曾透露，自己在游泳池裏游兩千米沒問題，他的山東高密老家屋後有條河，小時候在河裏練的是「狗刨」，後來才學習標準蛙泳。在他看來，在大江大河裏游泳是「跟大自然的對話，是身體的對話，是力量的對話」，自己有一個「小目標」，就是夏天能到山東鄒平去游一次黃河。

三島由紀夫也喜歡游泳，但泳技水平似乎一般。日本作家北杜夫回憶，一次他和三島由紀夫同在酒店泳池游泳，三島由紀夫以蛙泳前行，他以自由泳輕鬆趕超，三島由紀夫游到終點後一言不發，徑直上岸，滿臉不服。

文壇既有善泅的「泳」士，也有不會游泳的「菜鳥」。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生長在水鄉高郵，河網密布，水澤環繞，可他在散文《我的世界》裏坦言，自己既不會游泳，也不會撐船，走在鄉間窄木橋上都會心生膽怯。在清華讀書要考試游泳，作家梁實秋曾因此吃了不少苦頭，他自述第一次考試時跳進泳池就往下沉，喝了好幾口水，最後靠同學拿竹竿把他挑了起來。

伏牛山
喬苓
逢周三、四見報

巴黎的雲

香港晴朗時也有藍天白雲的美景，但色彩飽和度總與巴黎差了不少。也許因為香港是亞熱帶城市，空氣濕度高，氣溶膠多，使得天空總難顯得如此藍。香港的雲總是大片散布在天空中，晴天時顯得稀薄，陰天則厚重烏黑，不似巴黎的雲這裏一朵那裏一簇，堆得厚厚的，像軟軟的白色奶油，又像蓬鬆的肥皂沫，好似打鬆了的棉花，也如北國鬆軟的積雪。大概巴黎氣候更為乾燥，加上西風急流和鋒面帶來的切變，令雲朵的輪廓更為清晰，而形態則更為多變。

那天傍晚，我們還去了位於蒙馬特高地的聖心聖殿（Basilique du Sacré-Cœur）。這座天主教宗座聖殿（Basilique）於一八七五年動工，一九二三年完成，由保羅·阿巴迪（Paul Abadie）設計。雖然一百多年的建築在巴黎不算古老，但由於建築風格新穎，又地處高地，登頂後可俯瞰整個巴黎老城區，建成後很快就成為了巴黎的地標之一。我們登上聖心聖殿的頂部，望着歷經數百年風雨而風采如初的巴黎老城區，感嘆時光飛逝。遠處的艾菲爾鐵塔（Tour Eiffel）一枝獨秀地挺立，而它背後是一大片白雲密布的藍色天空。黃昏時分，太陽漸漸落山，天空也就不再湛藍，而是顯出淡淡的灰藍色，雲彩多了起來，好似一場演出就要落幕般，雲朵把天空包裹了起來。

每每回想起初見巴黎那一日，我腦海裏總浮現出那片碧藍的天空。前年六月去香檳區拜訪酒莊，行色匆匆，只在巴黎住了一晚，不巧趕上陰天，入夜後還颳風下起雨來，未能見到久違的藍天白雲。沒想到夏日的巴黎一下雨就迅速降溫，吃完晚飯從餐廳出來，還感到少許寒意。陰雨天的巴黎天空顯得陰鬱沉重，它似乎向世人訴說着此地千百年來的人情變遷；天空又好似一塊灰毯包裹住了這座古城的傷疤，或繁榮或衰敗，或和平或動盪，巴黎仍然矗立在人間。

（「巴黎的天空」五之二）

痴齋囈語
徐成
逢周四見報



向天吐唾沫的人，唾沫必然跌回自己臉上。

漫條思理　鄭辛遙
逢周二、四見報

門簾子

從香港飛回呼和浩特，十一月的風像刀子。路過地鐵站，猛然發現門口掛了一排厚厚的門簾子，上半部還有一個塑料透明的部分，像個窗口，可以看到外面，免得和進來的人相撞，看着門簾子那麼熟悉又是那麼陌生。

我隨手拍下照片發給南方的朋友，朋友驚奇不已，直言從未見過這般厚重、專門用來擋風的門簾。南方人眼中的新奇景致，是我刻在童年裏的北方冬天。那時家家戶戶住平房，入冬必掛棉門簾。大多是長輩用舊布料、舊棉絮親手縫製，針腳密密，厚實耐用。小時候也很喜歡玩掀門簾，小孩子力氣小，要鼓足勁兒才能掀開厚重的門簾，偶爾鬆手快，簾子便「啪」地回彈，輕輕拍在背上，成了冬日裏有趣的小插曲。一扇門簾，清晰隔開兩個天地，外頭是呼嘯北風，屋內是爐火融融。

南方的冬日溫柔繾綣，無需厚重遮擋，而北方的凜冽寒風中，門簾可謂最踏實的守護。如今地鐵站的門簾精緻規整，自帶磁吸，開合利落、密不透風，早已不是兒時的手工樣式。一些老商場的大門入口也有同樣的門簾，新的大廈商場到了寒冬就開啟玻璃旋轉門，已經看不到這種門簾了。現在家家戶戶都住進了樓房，即使住平房、別墅的，也是厚重的安全鋼門，再也看不到掛門簾的景象了。

門簾這東西，南方朋友大概永遠理解不了。南方的風是繞着走的，北方的風是撞門的。一扇普通的門簾，擋得住塞北寒風，兜得住人間暖意，更藏着我一整個童年的冬日記憶。

九連環
薩日朗
逢周四見報

勤奮藝人

近日劉德華再次啟動「跑電台」模式，穿梭於各大電台受訪為新專輯宣傳。這種宣傳方式，以前基本上是每位歌手推出新碟、新歌時，必定要做的例行工作。但正如華仔所言，因為已多年沒推出實體專輯，亦很久沒再「跑電台」了。

與此同時，華仔亦密鑼緊鼓為今年年底於紅館的演唱會進行籌備，在最後倒數階段更會正式「閉關」。華仔多年來對工作都是付出十二分努力，是出名的「勤奮」藝人，對自己身形管理，亦是沒一刻鬆懈過。

記得數年前有一次跟華仔飯敘，那時他已經茹素多年。我內心萬分好奇，忍不住問身旁這位天王巨星，究竟有沒有食過薯片？他聽罷笑了笑，說：「當然食過，但現在屋企放了部烘焙機，可以自己將蔬菜和生果切成薄片烘乾，現在會食這些天然果蔬脆片來取代薯片。」他又帶點孩子氣地補充道：「至於花生就真的很少食了。其實我很愛吃花生，但怕膽固醇高，只有偶爾想獎勵自己的時候，才會食幾粒。」這番對話看似家常，卻讓我至今印象深刻。

外人看劉德華，總驚嘆他紅足四十多年依然站在巔峰，讚美他勤力、敬業、永不言倦。然而，真正的自律從來不只體現在舞台上的揮汗如雨，更藏在這些無人看見的生活細節裏。

演藝圈從不缺有天賦的人，但能數十年如一日地對自己保持高標準要求，把體格管理視作對觀眾與舞台的基本尊重，卻是鳳毛麟角。華仔的「不老傳說」，從來沒有什麼神秘偏方，不過是把每一餐飯、每一粒花生、每一次「跑台」與閉關，都踏踏實實地做到極致而已。

霏常娛樂
文霏霏
逢周三、四見報

上下一心

晚上十一時左右，已接近如常隨倦意入睡的時候。然而，一個來電通知，我家經營的髮廊水浸。

水浸的原因當然不是我們疏忽，而是大廈排水渠淤塞，以致大量污水湧出，直接波及地面商舖。早前該區已因道路維修工人誤鑿地下水管，導致全區沒自來水供應。髮廊沒水被迫停工，生意當然會受影響，但慶幸全店上下一心，很快彌補了營業額的損失，一切就當是場無妄之災，轉眼已過。諷刺的是，這次不是沒水，而是恰恰相反，還偏偏在店裏沒人的時候水浸。

我們最初以為只是普通滲漏，但當從手機再看不到店內所有閉路電視的畫面時，就知道事情不簡單，很大機會是水浸導致停電。故此，就算當時已是夜半，家人也立刻趕回店舖，看看怎樣盡快善後，以免影響翌日營業。水浸比想像中嚴重，休息室跟辦公室的地面全是積水，還逐漸波及店面。深宵難覓援手，家人隨即決定自行清理：通渠、鏟走污水、搬走受影響範圍的物資、拖地、消毒、除臭，直至凌晨全店變回清潔衞生，沒有異味，只嗅到清潔劑的氣味為止。

我有潔癖，無論情況怎樣，家人都不打算要我幫忙，更沒有即時告訴我現場真實情況，怕我擔心。其實家人也怕骯髒，但面對困難，總會積極尋求解決方法；處理生意，也親力親為，多年來默默耕耘，從不抱怨。就像這次，他沒有打擾任何親友員工，憑着意志，頂着困倦，只為讓店內一切回復正常，不影響翌日所有客人的預約。無妄之災，無疑難以避免，但家人這次又以行動證明，憑着堅毅辛勤，積極樂觀，就能化險為夷。

竹門日語
簡嘉明
逢周四、五見報

責任編輯：李兆桐